



與 WILKINSON 姨媽的約會

當我以為終於到了開始談話的時候，她掌握了主動。

「跟我到另一個房間來。」

我想給你看樣東西。」

「什麼？」

我們走進一個幾乎和我現在的公寓一樣大的大廳。

大約一百七十平方米。

正中央擺著一張檯球桌。

她問我懂不懂這種遊戲。

會不會打。

我說會。

我解釋說，我不太喜歡Goriziana，那種傳統的義大利玩法，我更喜歡美式檯球。

她笑了。

「這一點毫無疑問。

我早就知道了。」

我立刻抓住了機會。

我問她，是不是在女王陛下的情報部門身上花了錢，是不是免費讀了我的書，還是乾脆向我母親打聽了我的情況。

她沒有回答。

或者說，她用沉默作了回答。

然後她領我走向一張長桌。

上面陳列著餐具、修甲套裝、修腳套裝，以及許多個人護理用品。

全都是拋光的鋼製品。

每一件每週都要擦拭，以保持光澤。

但吸引我注意的並不是這些。

每件物品上都帶著同一個標誌。

兩把劍。

品牌。

簽名。

身份。

Wilkinson Sword。

一股寒意順著我的脊背竄下。

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了自己身在何處。

我不是一位經理的客人。

我不是一位高管的客人。

我甚至不是一個企業傳奇的客人。

有一刻，我聽見幾個女人的聲音在叫她。

「姨媽.....

姨媽.....

你在哪兒？」

她毫不猶豫地回答：

「我馬上來。

我和我侄子在一起。

Gillette的兒子。」

那一刻，我再也沒有任何疑問。

我在我姨媽家裡。

我們回到另一個房間。

大家都準備出門了。

除了我，每個人都準備好了。

Maggy挽起我的胳膊說：

「我來介紹我的女兒和兩個外孫女。

她們倆都還沒結婚。

走吧。

我想給你看樣東西。

希望它能讓你高興。」

說實話，我已經完全醉了。

不是被酒灌醉的。

是被資訊。

被情感。

被時間。

我再也消化不了其中任何一樣。

而她，那位嬌小的英國老太太，卻是一場地震。

我立刻想到，她年輕時該是什麼樣子。

是否有人曾經駕馭得了她。

答案自己來了。

沒有。

她超越了這些。

她是一個鋼鐵般的女人。

我們來到一座廢棄的工廠前。

她停了下來。

默默地看著它。

然後她說：

「Fernando。

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的。

要是他們早些認識你，我們今天還會擁有自己的公司。

我們就絕不會因為糟糕的管理和傲慢的決定而被迫把它賣掉。」

她的女兒。

她的外孫女們。

全都沉默不語。

連Dominique似乎也被打動了。

然後他說：

「這是老太太為了打動客人總要安排的感傷之旅。

永遠是同一套英國式儀式。」

但這一次，她不是在對一位客人說話。

她是在對她的侄子說話。

參觀結束後，他們開車送我回酒店。

是我自己要求回去的。

我還沒準備好在一天之內吸收這麼多情感。

但第二天我們還會再見面。

Ferdinando